

什
墨

王受之 著
三 30 Ink
十 Paintings
度 of Suzhou 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水墨三十度/王受之著, —哈尔滨: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, 2009.5
ISBN 978-7-5318-2268-4

I. 水… II. 王… III. 苏州市—概况 IV.K925.33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061318号

书 名: 水墨三十度
Shui Mo San Shi Du

作 者: 王受之

责任编辑: 赵立明

艺术总监: 王绍强

装帧设计: 黄汝鸿

校 对: 李若晴

摄 影: 王绍强 黄汝鸿 谷雨 江丽

出版发行: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

地 址: 哈尔滨市道里区安定街225号

邮政编码: 150016

发行电话: (0451)84270514

网 址: WWW.HLJMSS.COM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恒美印务(广州)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x1092mm 1/16

印 张: 14

字 数: 220千字

版 次: 2009年6月第1版

印 次: 2009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318-2268-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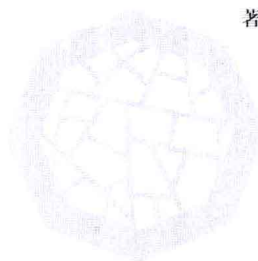
定 价: 48元

本书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什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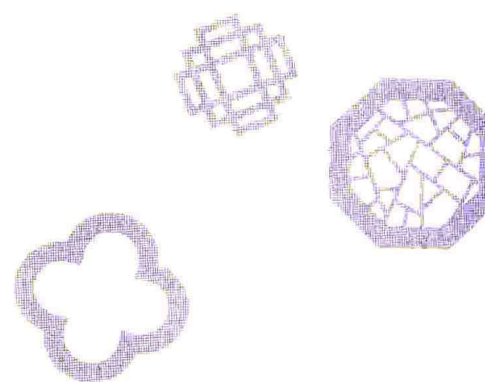
王受之 著

三十 30 Ink
十 Paintings
度 of Suzhou.



目 录

水墨十五度+++ 度院在即	121		
水墨十六度+++ 博物之馆	127	前言+++王受之	006
水墨十七度+++ 国之幸事	137	水墨一度+++ 走近姑苏	009
水墨十八度+++ 民居乾坤	143	水墨二度+++ 纸寿千年	019
水墨十九度+++ 香火传承	149	水墨三度+++ 笔以四德	027
水墨二十度+++ 古街思绪	155	水墨四度+++ 致之其墨	035
水墨二十一度+++ 水网如梭	161	水墨五度+++ 烟雨苏州	045
水墨二十二度+++ 山塘街深	167	水墨六度+++ 初识姑苏	051
水墨二十三度+++ 古居维系	171	水墨七度+++ 长住苏州	057
水墨二十四度+++ 园林为继	179	水墨八度+++ 水墨脉络	065
水墨二十五度+++ 牡丹一梦	185	水墨九度+++ 水墨套路	073
水墨二十六度+++ 姑苏锦绣	191	水墨十度+++ 穷途末路	081
水墨二十七度+++ 美食苏州	197	水墨十一度+++ 实验水墨	089
水墨二十八度+++ 才子佳人	205	水墨十二度+++ 水墨杂论	099
水墨二十九度+++ 写意人居	213	水墨十三度+++ 画院经纬	107
水墨三十度+++ 景为心声	219	水墨十四度+++ 养怡画院	113



前面的话+++书的由来

我每年都有几本书出版，一部分是有关设计的理论著作，一部分是普及设计的读物，还有一部分是随笔。因为自己是从事设计、艺术方面教育的人，所以随笔也就往设计和艺术密切相关，比如关于城市文化、建筑的“手记”系列，已经出版了《巴黎手记》《北京手记》两本了，而和城市开发相关的系列，也出了七八本，例如大家熟悉的《骨子里的中国情结》《哈罗！中产》等等。最近几年在苏州也参与了一些开发项目的策划和设计，加上我从1967年第一次来苏州之后，差不多每年都要来几次，因此对苏州有很特殊的感情，喜欢这里的人文掌故、城市历史、园林民居、水墨字画、昆曲评弹，来来往往，和参与的项目结合起来，经常写点文字，特别是近年来记下一一些对中国水墨画发展的争议的思考，对传统绘画的延续和革新的讨论，积少成多，居然也就成一本书了。

几年前在洛杉矶得以见到白先勇先生，听他介绍青春版的《牡丹亭》，问他对昆曲、姑苏为什么这么着迷，他说就一个字：“美”。这个字很简单，但是从他嘴里说出来，给我的印象实在深刻，因为脑海中的苏州城市和文化，也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字了。如果一座城市可用这个字来概况，可真是了不得的一座城啊！

这几年我在苏州参与过三个比较具体的项目：一是上海某大设计院在苏州平江路改造一幢古老的民宅，建成一个类似建筑师会所性质的休闲、交流中心，我曾详细了解过这个项目的进行情况，看了很多资料，最后为这个项目写了一本关于古建筑改造和苏州人文的书。书里收录的这个改造旧建筑工程的大量记录，对于未来苏州旧民居保护性修整是很有意义的；二是苏州偏北一个湖边有个比较高档的别墅区的开发，我参与了一些意见；第三个就是在苏州工业园区运河边上的一个住宅项目。最后这个项目我是两年前就介入的，当时在确定项目名称的时候，我说苏州在我看来，就像一张水墨画，而苏州的地理位置正在北纬三十度上，因此我综合了历史、文化、位置三个因素，建议说是不是可叫做“水墨三十度”。开发方是天地源股份公司，他们讨论了我提出的几个不同的方案之后，同意了“水墨三十度”这个名称，并且也和我商量把我对苏州的文化、水墨思维集中起来，结合这个项目，写成一本关于苏州、关于水墨画、关于城市发展的随笔类的书，以赠读者。我感觉这是个很好的主意，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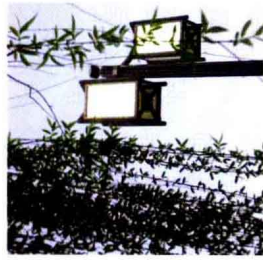


且这些年来我头上也的确积累了一些关于苏州、关于水墨画思维、关于城市未来发展模式考量的文字，现在项目第一期即将落成，是出版的时候，所以也就应允了。

答应了下来，虽然手头有些积累的文字，但要整理、组织，成为一本有思想、有内容、大家喜欢读的书，却还是颇费精力的。我手头的工作不少，还要在几所大学上课，这两个月来把能用的时间都集中起来撰写，还查阅了相当多的资料，特别是有关水墨问题争议的资料，反反复复，几易其稿，再加上自己的一批水墨画、速写和自己拍的照片，最后完成。能够付梓，真是有如获重释之感！下次再去苏州，我可以对着那些小桥流水人家、对着寒山寺、对着拙政园和网师园说：我总算为宣传你们、弘扬苏州做了一点工作了。

每次去苏州，从车站出来，眼望着旧城，我常有一种依恋情。这种感觉很奇怪，因为我和江浙并没有什么家族渊源关系，只是来讲讲课、做做设计顾问工作而已。但是这里的建筑、城市文脉、人文历史实在是很让我流连忘返，难以忘却。“水墨三十度”这个项目在苏州工业园区，前年去的时候是冬天，坐在车上，很快就出了苏州老城，见到新区那一片静静的湖面。瑟瑟的寒风中，金鸡湖的湖面特别宁静，几只水鸟低低掠过，在水面上划出一道细细的水痕，好像林风眠的画一样。到苏州，眼前总是水墨，挥之不去。因此我和开发方建议，是不是我就按照这个名称“水墨三十度”写，写三十节，每节叫做一个“度”，合起来就是三十度了。他们很赞成，我就这样布局了。水墨相关的主题三分之一，人文主题三分之一，城市建筑的主题三分之一，每一“度”一张水墨画，加上图片，希望是一本好看的书，讲了苏州，讲了水墨，项目也放在城市的文脉中介绍了。

这就是本书的基本思路，至于这样的构想能否成功，就要交由读者去评判了。身为作者，我当然是希望大家喜欢这本书的。





水墨一度 走近姑苏

苏州·水墨六度·十月初
 穷途末路·水墨十度
 怡画院·水墨五度
 水墨十九度·香火
 水墨十三度·居维
 水墨十七度·美食苏
 水墨七度·长住苏州·水墨八度·水墨杂烩·水墨脉络·水墨九度·水墨套路·水墨十四度·水墨十度
 水墨十六度·博物之馆·水墨二十一度·水网如梭·水墨二十二度·山塘街深·水墨
 水墨十度·古街思绪·水墨十一度·国之事·水墨十八度·民居乾坤·水墨
 水墨十四度·园林为继·水墨二十五度·牡丹一梦·水墨二十六度·姑苏锦绣·水墨
 水墨八度·住人·水墨二十九度·写意人居·水墨三十度·景为心声·水墨



水墨一度

走近姑苏

我长年在路上跑，是一个生活在车轮、飞机上的人，习惯了。而这种旅行生活给我带来了丰富的人生故事与人生经历，这些都是弥足珍贵的。

我们心目中的传统中国印象，都是以那种水墨画的感觉为主，比如黄山烟云、漓江春雨，还有苏州雾霭。在传统的艺术中，很少有直接描绘骄阳烈日、碧海蓝天的画面——仿佛这么大一个国家总是雨雾淋淋的。表现山水的绘画是水墨，而水墨的感觉总是在烟云、雾霭、春雨中显得特别淋漓尽致。因为绘画的材料，形成了绘画的技法，而技法又进一步界定了表现的题材范围。因此，大凡说起苏州、桂林、黄山，我都会想起水墨画来。

三年前，是阳历新年的除夕那一天，一大早我从上海去苏州办事，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，我在上海一般都住在锦江饭店的北楼，因为喜欢这个酒店上世纪30年代的氛围。去苏州的时候，也就走出饭店，到茂名路口坐地下铁，一直坐到上海火车站，转沪宁线的火车，上车看看报纸就到了。苏州不大，下了火车一般都有车接我去工作的现场，或者自己坐出租车去，也很方便。不过，上海到苏州之间虽然有轨道交通，却依然没有真正达到城际轨道的概念，火车归火车，地铁归地铁，铁路完全没有放下身段做城市交通枢纽的意思。因此无论车次、服务都还是人民铁路体系的，买个票不容易不说，车次也少。不说东京、香港了，就是想想广州、香港、深圳直接的轨道交通之方便，上海都没有办法相比，哪怕它有顶级高速的悬磁浮列车，没有系统，我看有飞弹也没有什么用。希望几年以后举办世界博览会能刺激城际轨道一下了。

从地铁出来，习惯的在车站旁边的报摊买份报纸上车看。上海的报纸也很奇怪，大报全是党报面孔，没有什么看的，小报就是《新民晚报》，则太市民化，缺乏中产阶级的读物。虽然上海是全国最典型的中产阶级城市，报刊阅读上反而就没得选择，想看没法看啊。有些时候会想念在欧洲的时候可以随手买到《国际先驱论坛报》，在广州也可以买到《南方周末》这样的好报刊看。在上海、苏州这里住的人就没这般阅读上的奢侈了。

在交通工具上读书报，也是我的生活习惯逼出来的。我这个人一辈子好像没有什么自己的时间一样，除了工作还是工作。美国的大学一放假我就回国工作，等到国内要放春节假期了，我又要赶回美国上课了。二十多年以来，几乎从来没有自己的休息时间，慢慢的，好像假期这个概念已经远离了我，是人家的事情，我从来不奢想。二十多年的工作节奏如此紧张，一半是外部的要求，一半是我自己乐在其中，因此说没有时间休息，谁也怨不上，是我自己的事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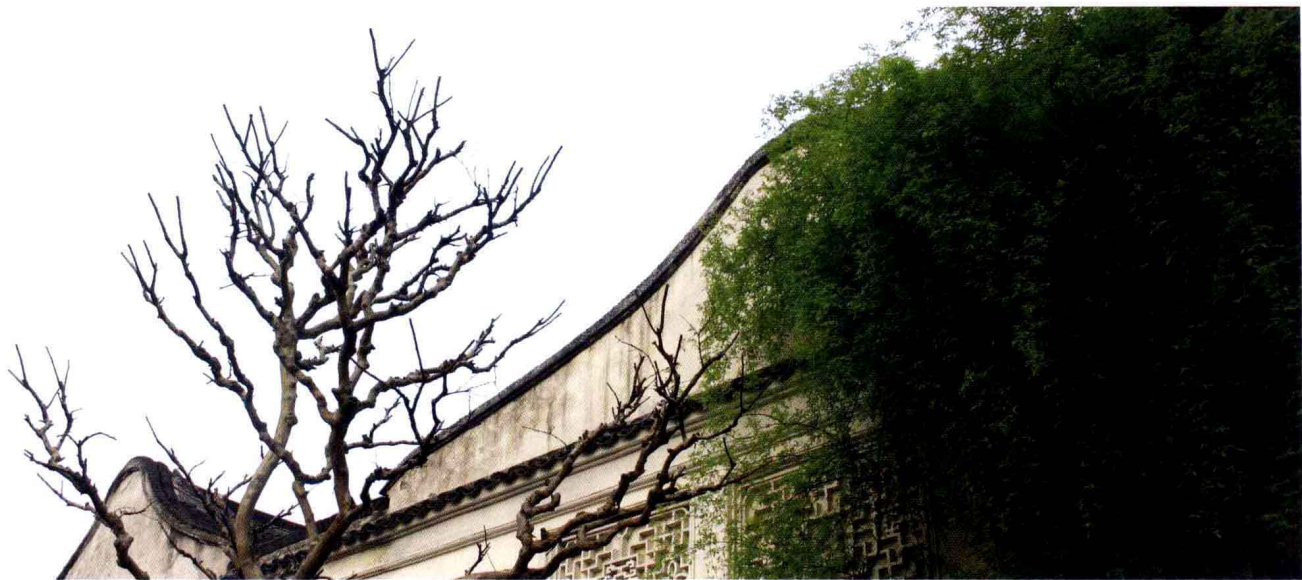
那次我从上海去苏州的路上，遇到两个人，后来也有联系，短短的路途上，能够结交朋友，是旅行上很开心的事，可惜现在大家都越来越具有戒备心，路途上交朋友也变得不容易了。

那天，我上了去苏州的快车，坐窗户边，旁边和对面随即也坐下两个人，对面是一个三十来岁的男的，棱角分明的脸，眉眼清楚，背个挂囊。我这个人有些相信通过模样是可以看出人性格的，一个人轮廓清楚，也就是说长得有棱有角，性格也会比较开朗，如果长得好像娄阿鼠一样的眉眼，那人多半比较难揣摩。这个人长相很健康，也很开朗，对我笑笑，牙长得很整齐，穿得很朴实，黑色的短风衣领子竖起来，穿一双CAT牌的靴子，完全是个上工地的样子。他背个爬山包一样的背囊，从里面拿出一本书，就随手把背囊放到头顶上的行李架上去，书拿在手上，他抬头的时候眼光正好遇到我，点了点头，我也说了声“您好”。他翻开书页，低头看书，我顺眼看看，是早几年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的世界现代建筑史。我因为工作和建筑有些关系，因此问他：你是建筑师啊？他从书后面望望我，点点头，说在苏州有个古建筑修复的项目，那天要过去办点事，说完话他又埋头看书去了。

快开车的时候，我旁边又上来一个大概也是三十多岁的女子，一个人，带了一个很大的画夹，我们叫做作品宗卷夹那种，质量很好，是真皮的。那个女子落落大方，鹅蛋脸，看上去很舒服，也是三十多岁，头发利落地绾了个髻子，皮肤很细腻，略施粉黛却几乎让人察觉不到。说不上美艳，却有种很典雅的气质，举手投足间有些慢条斯理的味道，说话也不紧不慢。她穿一套浅灰米色的套装，稍微宽松了些，看得出是刻意而为的，这样既有职业感，又比较松闲，不像一般上班族那样具有一刀切的棱角性。她很客气地向我以及对面的他点点头，说了句：“去苏州啊？”然后，就在自己背着的一个灰色的包包里面掏出本杂志来看。我快眼看到那是本画廊的拍卖目录，并且是最近的一次拍卖行的目录呢！车接近开的时候，她对面也坐下了个农民工样的人，很疲倦的样子，上来就埋头大睡去了。

火车开动了。慢慢驶出了那一大堆灰色的混凝土般的上海，逐渐看见田野和小树林，掩映在池塘树丛后面的灰色民居。接近隆冬了，色彩比较单调，但是水塘、小河、田埂、小路、农舍依然是生动的，也是我们熟悉的。

我很喜欢江浙一带的民居景色，冬天的景色虽很萧瑟，却有水墨画的宁静和肃穆，池塘的水面是铁青色的，很有凝固的感觉，寒风中弱草在颤抖，一个个的村落好像都在沉睡一样，在车窗前慢慢地向后退去。我记忆中小时候就曾经在这样的时候在农村中走过好多路，那种记忆是种混合的感觉：喜悦和伤感的回忆。



有卖饮料的服务车从走道过来，我给大家都买了杯热茶，大家都活跃起来了。我指指她手上的目录：“你对水墨画有兴趣？”她点点头，说：“我在苏州有家几个朋友合做的画廊，希望主要经营水墨画。”他再次从书后面抬起头来，望着她笑笑说：“我也喜欢水墨画啊！但是不懂。”

她说：“我其实也不懂，水墨这个东西，好像吃斋一样，刚开始觉得索然无味，越做才发现里面的奥妙啊！”

建筑师笑了：“是吗？我们做建筑的，做了十多年了，好像还是没有感觉到奥妙呢！”

我问她：“西方不也有水墨的画法吗？和国画的水墨有什么差别呢？”我这是存心考考她的。

她很自信地说：“那差别就大了。宣纸对墨色的先入为主的接收程度，拓裱后的效果，不但和西方的水彩纸完全不同，就是和日本纸、高丽纸也不一样。中国水墨是独一无二的。”说完莞尔一笑，有两个浅浅的酒窝。

建筑师问她：“你们现在主要经营哪方面的水墨画呢？”

她笑笑说：“我们本钱小，主要是走新文人画这一路。”她说她是在无锡的一个大学毕业的，原来学的是设计，后来去日本留学，结婚之后，先生回国发展，也就跟着回来了，一直找不到自己合适和喜欢做的事情，经朋友唆使，在贝聿铭设计的苏州博物馆开幕之后，就在那附近大家合资开了这间小小的画廊。

她说着说着，就拿画夹，说要给我们看张画。我把靠窗边的位置给她换了，她打开那个画夹，轻轻抽出一张没有拓裱的水墨画来，我一看就是方骏的山水册页了。十年前，我在深圳的一个好朋友、艺术家伍时雄曾经和方骏合作出版画册，因此送了一张给我，很喜欢。这张我们看见的册页，标准的新文人画风格，渔火江渚，清新渺远。我连说“好画啊！”那个建筑师看得有点迷惑了，估计他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画家的作品。



她不说我还差点忘记了，新文人画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热过一阵，我原来以为主要是江苏画家的这一边，在水墨画危机论的波涛中异军突起，重拾文化人的感觉和笔墨的创作运动。后来看到说这事情是北京画家边平山、福州画家王和平、河北画家北鱼首先提起，其后南京画家王孟奇、方骏又加入其中，邀请天津画家霍春阳在天津美院展览馆在1986年举办了“中国新文人画展”。除了他们几个之外，参展的还有朱新建、刘二刚、王镛、徐乐乐、朱道平、陈平、田黎明、江宏伟等人。这个画展结束之后，有人给我带了一本展览图录来，我都细细看过，并且得到过一张方骏的册页山水，很喜欢。新文人画的情调古旧，是由新人演绎，因此有种委婉的怀旧，也有一种对旧文人画的调侃意思在里面。画都不大，纸本，好挂，好装裱，这个画种我自己觉得是可以做得不错的。

我说：“好啊！有时间去你画廊看看？”

她笑着说：“如果你喜欢看画，欢迎啊！”

他也笑着说：“改天我去看看，行吗？”

她笑着说：“画廊自然是希望去的人越多越好了啊！”

我说：“我好像还有张方骏的画呢，不过不记得放在什么地方了。”

她睁大眼睛望着我：“可不要丢了啊！”

我说大概不会的，我从来不卖自己收藏的画，可能是放错什么地方了。我看她有点狐疑的看看我，琢磨我是做什么的。

他接过来说：“我们目前有个项目，在苏州平江路，是栋清代的旧民宅，我们想修复它，将来做成一个设计、艺术同仁的会所，你们有空可以去看看，给点意见我们。”我告诉他：“我也是在这几年，受上海中房集团设计院的邀请，去考察过他们在平江路修复的一个旧宅子，正在写一本有关修复的书，因此对那一带的建筑修复情况略知一二。”他说那更好了，你去看看我们正在修复的那一栋吧。他也邀请画廊女子去看看，说修复的原则



是整旧如旧，完成后也希望能够在里面举办一些艺术展，因此说不定有合作的可能呢。

她笑笑说：“好啊，画廊离那里不远，有空会走过去看看的。”

谈话中间，我提到感觉苏州像一张水墨画，就好像桂林一样，建筑师问我怎么会觉得苏州和水墨总有点什么关系呢？

我说：“苏州因为有灰瓦白墙，是最中国的中国城市了。性格就是飘泊、淡雅、退隐、内敛、秀美、清高，这些性格你看不都是水墨画的性格吗？”

她望着我：“我看你大概是个专家！”

我说：“哪里有那么多专家啊！不过爱好而已。”

我看着她手上那张方骏的斗方，再看看窗外苏州近郊的田野，突然想起来，我自己真是动手尝试过画水墨画，还是在苏州呢！

虽然我生长在一个艺术家家庭里，但是长期以来都是画西画的，这大概是受学院派传统的影响。

国画，或者说水墨画在民国初年都没有设立现代的教学体系，现在的年轻人恐怕难以想象了。什么素描教学、色彩教学这些根本不用学，就算是有，也仅仅是在西画教育中存在，而且也没有现在这样系统和严格。学水墨的人，俗一点、业余一点的跟“芥子园”画谱学，循规蹈矩，之后临摹古画；高一点的，就跟名师，用师徒方式学，陈陈相因。这样的学习造成了中国水墨画几百年的逐步衰败，到了清末民初，除了极少数有自己创意的画家，整个水墨画都处在一种颓败的状态。

传统中国画教育根本没有素描方法，“素描”是西方绘画写实性的基础训练方式。目前高等艺术院校中的素描课程的设立与林风眠、徐悲鸿、蒋兆和等三位艺术教育先驱有直接关系。三位都以画西画为先，后来居然都改以水墨为主。林风眠当年在杭州国立艺术院（也就是现在的中国美院）院长时与教务长林文铮所设立的绘画系的课程中就有“素描”一课。在这份课程表中还有解剖、透视等内容。解放后，在1952—1953年进行了大规模